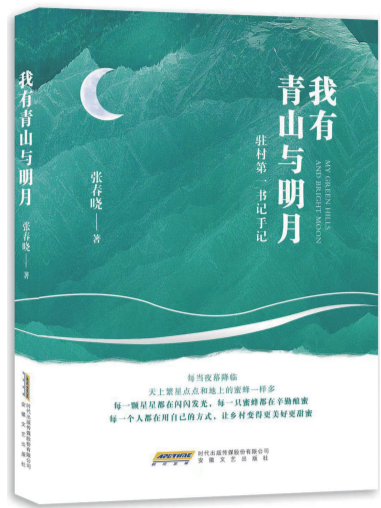


序跋精萃

以诗心照亮深山

——《我有青山与明月》序

□ 杨如风



余识春晓,盖有年矣。初以诗文相交,后知其供职农行,虽居都市,心在丘壑。每有佳篇,读之如饮山泉,冷然有出世之想。然未料其竟真入山也。

癸卯夏,兄受命为兴山白竹村第一书记。白竹者,万山中一穷村耳。山高路险,田薄人稀,青壮尽出,惟余老弱守空屋。余闻之,尝问兄曰:“君近花甲,何苦自投于荒远?”兄曰:“能于末程赴乡,此生幸也!”

其后二年,音问稀闻。偶见朋友圈中,兄或赤脚立烟田,或蹲坐农家院,或被雨行泥泞,或挑灯做笔记。面愈黑,手愈糙,而双目愈炯。间有诗作传来,皆山中所得,朴野生动,迥异往时。余一一细读,竟不知兄之入山,乃诗之入魂也。乃邀诗友数人,入村访之,躬历其境。地方诸君,相与款谈,备述始末:西兴山,有镇曰南阳,其村曰白竹。地瘠民贫,昔为贫困村。自省农行驻村工作队入,乃渐生巨变。

初,工作队以海拔八百至千米之高,宜植烟叶,遂定村策。然土地流转之纠纷,产业之路陡峭,隐患丛生。乃与村“两委”翻岭入山,量田测土,签约七十多户,行“村集体+市场主体+村民”之制,复耕四百亩地。复投二十一万,以扩烤房,又求援于兴发集团,得七十多万,以坚产业之路。未及一载,全村烟叶入逾百万,纳税二十一万。村中老者多,劳力弱。工作队另辟蹊径,倡行林下养鸡、池中养鱼。其法为:村集体出租场地,合作方担运营之险,村民早涝保收。今春走地鸡六千余只,冷水鱼五十万尾,年产值近二百万。昔日荒坡

尽成金土,民咸称便。村集体经济由几无所入,至三十万有奇,遂获评全县“十佳乡村振兴示范村”。省农行及工作队,亦获省直优秀之誉。产业之兴,在党建引领与金融活水。自驻白竹,省行党委频调资源,省市县三级联动,累计投帮扶资一千六百万,整村授信,放贷五百三十万。工作队开垦场院子会凡四十六场,制定五年规划。村支书李平感曰:“工作队予我者,不止资财,更拓思路,联平台,令我自能造血矣。”乡村振兴如种稻,根深则穗沉。省农行工作队以金融之长,解白竹之困,化荒原为沃野,堪为“金融+乡村振兴”之范。

翌日,白竹山麓,晨雾未散。春晓君引众人踏露而行。兄望烟田层叠,叹曰:“此汗所溉之景,即最美之诗章也。”又曰:“白竹予我者,远逾我予白竹。”或曰:春晓以经济师而治村,富民强村,有循吏之风;复以诗人而纪事,感物吟志,得风人之旨。古者采诗观风,天子以知天下治乱。今君之诗,从深山里,从田垄来,从农家烟火中来,是真能观当代乡村之兴者。后有修方志,述大事者,安知不于君诗中求之?是夜小饮,余劝其莫集乡间所作,付梓成编,以驻村书记而存诗卷,斯亦当世所稀也。春晓然之。

不出数月,兄自鄂西深山贻书,示以诗稿三百,曰《我有青山与明月》,嘱余为序。余披卷竟夜,如行山中,如见其人。诗集分辑凡五。其一曰《大山的呼唤》,言发展之需也;其二曰《走进大山遇见你》,记初人之见闻;其三曰《在大山写生的人》,述各方关注,如蜂采蜜,辛勤酿之;其四曰《你是我的风景》,状乡村巨变后之新人新事新貌;其五曰《大山的思考》,陈困惑而望将来。五辑相衔,如行山路,渐入佳境。

其诗大抵分二类:一写村事,一写山情。写村事者,烟田之垦复也,鱼塘之开挖也,村路之硬化也,老者之就抚也。此等事,述大者,或如公文账册,枯燥无味;兄写之,则成诗行。写山情者,则云岚雾霭,溪声鸟语,晨露晚霞,无不入诗。情之所至,又自然流出。此非深入其中,与民同甘苦者不能道。

然兄之诗,不止于记事写景,尤善以物微见大义。集中有咏蜜蜂者,有咏走地鸡者,有咏烟叶者,皆寻常物事,而兄能从中见出时代之影、民生之艰、振兴之望。如写蜜蜂:“它们是山中最忙碌的居民,却从不抱怨生活的陡峭”,寥寥数语,乡村振兴中无数默默奉献者之身影,跃然纸上。此所谓“微观叙事,宏大主题”者也。

尤令人感佩者,兄以书生之身,花甲之年,长

居深山,白云相伴。日与村民共劳作,夜则伏案为诗歌。其身累而心不累,其形劳而神不劳。或问:“君以银行高管而入深山,以经济师而为诗人,岂不矛盾?”兄答:“经济是养人之术,诗歌是养心之药。二者相济,方为圆满。”余闻之,拊掌称善。世之谋利者,往往丧其本心;世之谈诗者,又多不谙世事。兄能兼之,岂非难得?

《第一书记》诗云:“把自己走成一棵不倒的松/一座连心的桥,一盏长明的灯。”初读,似为泛泛之语;及知兄之行事,乃知其字字皆实。既驻此乡,便为此乡人。兄非池中物,尝借调京师,挂职谷城,荣膺常委。然一旦驻于白竹,便全然“一张纸”矣,无论长短,有事皆可直叩其门。村中老人,兄一走访,建养老档案,办“银龄关爱”。有孤老病卧,兄亲为送药;有学童家贫,兄自掏腰包。此类事,诗未及写,而诗已在其中矣。

或曰:“春晓之诗,工乎?”余曰:“诗者,志之所之也。在心为志,发言为诗。兄之诗,发乎真心,写乎实事,动乎真情,此即诗之至也。至于格律工拙,藻采华朴,非所计也。”昔白居易为诗,务使老妪能解;郑板桥画竹,取其神似。兄之诗,近于白郑之平易,而自有山野清气,非雕章琢句者所能及。

集中有《遇见王昭君》一首,兄自注云:“你是去和亲,我是来振兴。”兴山为昭君故里,兄以驻村书记身份,与两千年前之亲和使者隔空对话,古今映照,意味深长。昭君出塞,为胡汉和好;兄之入山,为城乡共富。一古一今,其事虽异,其志则同——皆以一身之担当,换一方之安宁。

《我有青山与明月》凡三百余首,皆山中所历,山中所写。以“青山”与“明月”为题,盖取常见之物,以寄永恒之意。青山常在,明月常圆,兄之志与兄之情,亦如是也。昔陶渊明采菊东篱,悠然见山,隐士也;王摩诘独坐幽篁,明月来照,诗境也。兄得见山之心,拥明月之怀,而又身负千吏之责,躬身力行,兼济一方。此其所以异于古贤,而尤可贵也。

余与兄相交经年,识其人,读其诗,又知其事。每思兄于万山丛中,孤灯之下,展卷为诗,便觉月色清朗,山风盈袖。今兄将去白竹,而青山明月长留集中。后有开卷者,当知某年某月,有一人自都市来,荷锄戴月,与村民同甘共苦,以汗水浇灌万物,以诗心照亮深山。

是为序。
(杨如风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会长,今古传奇杂志社社长总编辑)

荆日杂谈

从三上宰相书看青年韩愈的求职与成长

□ 袁枫

唐代科举,进士及第只是功名起点,要正式入仕还得通过吏部铨选。韩愈的求仕路走得格外艰难:四次参加礼部考试才中进士,三次参与吏部铨选全部落榜。半生苦读换来来之不易的功名,他却依旧“道遥无所归,饥不得食”,几乎走到穷途末路。

于是便有了震动后世的三上宰相书。贞元十一年,28岁的韩愈接连给宰相寄出三封求荐信,言辞恳切近乎哀鸣。他以“蹈水火者之求救”自比,援引周公“一饭三吐哺”的典故,劝说当权者广揽贤才。后世有人诟病他过于躁进,可一个饱读圣贤书的读书人,在生计与理想的双重压迫下,愿意放下读书人矜持主动求进,从来不是卑怯,而是不肯向命运低头的韧劲。

同样是干谒文字,李白的《与荆州书》写得豪气纵横,韩愈的三封上书却少了几分虚浮的自负,多了几分切切实实的生存重量。他不夸夸其谈凌云壮志,只如实地陈述自身的困顿处境,不摆出刻意清高的姿态,只求一个能安身立命的职位。这种直面现实的务实,远比虚饰的风骨更可贵。生活面前,圣贤也要食人间烟火;理想脚下,必先站稳了脚跟才能谈远方。

三封书信最终石沉大海。韩愈没有选择归隐,也没有陷入自怨自艾。他迅速调整了人生路径,决定先就业再立业。他远赴荆州

投奔节度使董晋,出任观察推官,这是他人生第一份正式官职。生活安定下来后,他写下《马说》,以千里马自喻,抒发怀才不遇却不甘沉沦的志向。之后他转赴徐州幕府,行政、军事、文章诸般事务都在实务中慢慢熟练,底层的磨砺一点点褪去了他身上的书生稚气。

数年沉淀之后,韩愈终于入朝任国子监四门博士。目睹当时师道衰微的风气,他奋笔写下《师说》,一句“师者,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”,成为穿越千年的教育箴言。再后来,他以兵部侍郎的身份只身入叛镇,晓以大义说服对方投降,一身孤胆不负朝廷重托。从求仕无门的寒士,到定国纾难的名臣,韩愈走的是一步一个脚印、踏踏实实筑基的长路。

回看当年的三上宰相书,那从来不是人生的污点,而是成长路上最鲜活的生活。他敢于放低姿态主动争取机会,求荐失败也不躺平,转而务实求生,在基层打磨能力;受挫时不丢理想,得志后不改风骨。困厄时低头求生,顺利时抬头做事。这份人生选择对今天的我们同样是启示:年轻不必怕“低头求助”,主动争取从来不是懦弱;不必耻于“先求生存”,务实扎根才是走得长远的底气。韩愈用一生证明:真正的风骨,是身处低谷敢伸手,路遇坎坷敢转弯,历经沧桑仍守正道。

书香一瓣

□ 董长付

前几天,几个文友小聚喝茶。沈老师岁数最大,退休十几年了,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年近古稀,正在做自媒体。袁科音,拍小视频,有专门的工作室,做得风生水起。

沈老师讲述他几十年的写作生涯,出了几本书,说,每个人的文路都不一样,有人能出好多本书,也有人一生就只能出一篇作品,或是一本书,却能在文学圈里有一席之地。想出一本让人难忘的书,不是那么容易,要多看书、多学习,持之以恒坚持写,慢慢就能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文路。沈老师讲到了军旅作家高玉宝,以自身经历写书,真情实感,最值得我们学习借鉴。他出身贫苦,没上过学,参军后在部队里一边打仗一边学文化,后来成了专业作家。

《高玉宝》里的《半夜鸡叫》,是我小时候四年级学过的课文,真正读完《高玉宝》全集,已经上初中了。同桌的父母都是教师,家里有个书柜,书柜里满满的。到了周末,我就跟他回家,把看完的书带去换。那两年看的书,比我以后的几十年都多,《高玉宝》是我最喜欢的书之一,记得我一个星期就看完了。每天晚自习回到家后,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偷偷地看。沉浸在文字的世界里,感受字里行间的喜怒哀乐,书页间的时光,让漫长的夜变得很短很短,不知不觉大半夜就过去了,经常是

纸页间的暖

□ 董长付

手电筒没关,书页翻开着就睡着了。那个时候的梦里,还常被《半夜鸡叫》的情节惊醒。

去年初,老乡陈明干老师,送我一本他的新书《农具家族》,很喜欢这本书,因为我出生在农村,是地地道道农民的儿子,钟情于带有浓厚乡土气息的短小散文。书中的农具有图有文字,看着书中的插图,品味着文字,想起了当年手持农具,在场上、田地里、沟渠边,碾场、收稻割麦、犁地栽种的情景。那一刻,时间变得缓慢,所有的烦躁全都消失,心情和整个夜晚一样,只剩下宁静。

现在的人,人手一部手机。低头族、手机控,有玩游戏的,有刷抖音短视频的,也有人和我一样喜欢看小说。科技发达,书本变成了电子版。巴掌大的手机里,电子书应有尽有,走到哪里看到哪里。岁数大了,眼睛老花,我还是喜欢看纸质书,喜欢手指触摸书页的感觉。指尖抚过书页,跟着主人公的喜悦哀乐、情节的跌宕起伏,文字的力量,能让人沉浸在过去,一时半会儿走不出来。

书页间的光,是一个温柔的提醒:生活不只有忙碌,还有字里行间的宁静与满足。如果不能改变生活的忙碌,那就偷空停一停脚步,翻开一本心仪的书,享受书页间的暖意,享受些许的美好时光。

新书推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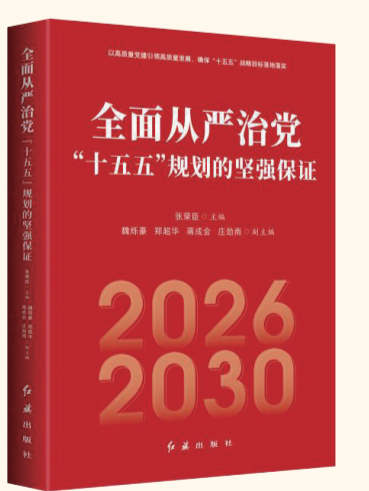
《全面从严治党:“十五五”规划的坚强保证》出版发行

近日,由张荣臣主编的党建重点著作《全面从严治党:“十五五”规划的坚强保证》由红旗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。本书紧扣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全会精神以及“十五五”规划部署,系统阐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“十五五”规划实施根本政治保证的重大意义、核心要义与实践路径,是面向广大党员干部、助力提升履职能力、把握关键期发展机遇的重要学习读物。

当前,“十五五”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基垒台、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,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、战略任务与复杂环境。办好中国的事情,关键在党,关键在全面从严治党。本书立足这一时代坐标,深刻回答了“如何以高质量发展引领高质量发展”“如何提升干部履职能力保障规划落地”等重大问题,将理论阐释、政策解读与实践指引有机融合,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供系统、权威、实用的行动指南。

全书立足“十五五”规划建议,系统构建“关键期定位—根本保证论—两个全面践行—从严治党路径—干部能力提升”的完整逻辑框架,精准解读“十五五”承前启后战略定位;明晰经济、科技、民生、生态、安全等发展目标;帮助干部看清大势、找准方向。全书聚焦干部履职能力提升,强化政治领导力、思想引领力、群众组织力、社会号召力,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、服务群众、防范化解风险等本领。

本书突出政治站位高、理论阐释深、实践指导性强、贴合干部需求等鲜明特色;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紧扣中央精神,确保理论准确、观点鲜明;立足“十五五”关键期实际,不搞空洞说



教,把党建要求转化为可操作、可落地的履职方法;聚焦干部履职痛点,针对性解答政治站位、作风建设、担当作为、风险防范等现实问题;结构清晰、语言平实,适配理论学习、干部培训、基层宣讲、个人自学等多种场景。

《全面从严治党:“十五五”规划的坚强保证》的出版,恰逢“十五五”规划启动实施的重要节点,对于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领悟“两个确立”的决定性意义,坚决做到“两个维护”,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推进全面从严治党,以过硬本领扛起时代使命、推动规划落地见效,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。

本书适合各级党组织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党校干部学院、基层党组织作为理论学习教材、培训用书、中心组学习资料,是广大党员干部在“十五五”关键期提升政治能力、强化使命担当、实干笃行建功立业的重要读物。

读书心得

在三重泥潭中凝视历史与人性

——《泥潭》隐喻艺术赏析

□ 杨帆



荆州籍青年作家刘楚昕历时十一年淬炼的长篇小说《泥潭》,以辛亥革命时期的荆州为叙事场域,将“泥潭”这一核心意象层层解剖,编织出人性挣扎、地域纠葛与国家迷茫的三重隐喻网络。作品跳出宏大历史叙事的窠臼,在微观生命的沉浮中,让读者窥见一个时代的精神困境,其隐喻艺术的深刻性与感染力令人叹服。

人性的泥潭是小说最鲜活的肌理,三位主角

的命运轨迹构成了人性挣扎的三重镜像。旗子弟恒丰深陷身份迷失的泥沼,父亲自尽后,昔日的特权阶层沦为时代弃儿,寻找妹妹的旅程沦为自我放逐的迷途。他既在生存边缘苟延残喘,又在失控中犯下恶行,成为被时代裹挟的“恶者”,其亡魂视角的回溯,更凸显了身份认同崩塌后的灵魂失重。革命党人关仲卿则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,留学归来的热血在官场腐朽与同伴背叛中逐渐冷却,从激进抗争到麻木旁观,他的挣扎印证了理想在乱世中的脆弱与异化。比利时神父马修德的善良则带着无力的悲悯,他在贫民窟建教堂,以日记记录边缘群体的苦难,却终究无法拯救沉沦的灵魂,其“救赎不是爬出泥潭,是在溺毙前看见星光”的信念,成为人性泥潭中微弱的精神微光。三人的命运交织,照见了乱世中人性的复杂与多面。

荆州城本身就是一座巨大的泥潭,地理与社会的重重困境构成了地域隐喻的核心。荆州水网密布的地貌,恰如纵横交织的矛盾罗网,满城与汉城的空间隔阂,实则是满汉对立的民族裂痕,黄金堂一带的聚居区冲突,成为阶层矛盾的缩影。古城垣下,守旧派与革命党、旗人与汉人、传统礼教与现代思想激烈碰撞,承天寺的香火与革命的枪声在古城上空交织,文明的肌理被乱世撕裂。作者将公安门、便河桥等地融入叙事,让荆州不

仅是物理空间,更成为历史转型期的矛盾载体,城砖上的伤痕与潭水中的血泪,共同构成了地域文化的创伤记忆。这种地域隐喻,让个体命运与故土命运紧密相连,凸显了环境对人的裹挟与塑造。

国家命运的泥潭则将叙事格局提升至历史哲学的高度。辛亥革命的炮火打破了旧秩序,却未能建立新的航向,小说通过荆州一隅的动荡,折射出整个国家的迷茫。恒龄的自尽是旧制度崩塌的象征,关仲卿等革命者的挣扎是新道路探索的现实,暗示现代性转型的未完成性。这种迷茫并非消极的虚无,而是对历史进程的深刻反思——当革命的烽火燃起,国家何去何从?个体如何自处?这些追问穿越时空,依然具有现实意义。

《泥潭》的三重隐喻相互嵌套,人性的挣扎是内核,地域的纠葛是载体,国家的迷茫是底色。刘楚昕以复调叙事打破线性结构,亡灵独白、神父日记的视角交织,让真相在碎片中拼凑,恰如泥潭中难以捉摸的现实。这部作品不仅是对辛亥革命时期历史的文学重构,更是对人类在困境中生存状态的永恒叩问,在泥沼的历史褶皱中,照见了人性的幽光与历史的厚重。

江南挽歌,人心沉浮

——读苏童《好天气》有感

□ 倪涛



烟雨江南,总被世人赋予诗意与温柔。而苏童笔下的江南,却藏着另一番模样:有烟火缭绕,有世事苍凉,有人心辗转,有时代褶皱。读他的长篇小说《好天气》,仿佛走进江南城郊的咸水塘,看水波浑浊,听市井声响,观两个家庭、两位同名女子

的半生纠葛,在城乡变迁的浪潮里起起落落。这不是风花雪月的江南,而是有痛感、有温度、有重量的人间江南,一曲悠长而沉静的郊区挽歌,道尽小人物的命运与时代的隐喻。

《好天气》的叙事,没有惊涛骇浪,没有跌宕起伏,只以江南城郊的“咸水塘”为舞台,将两个家庭、两个同名女性的半生纠葛,娓娓道来。这里是城乡交界的地带,是繁华与贫瘠的交汇处,是希望与迷茫的交织点,有小人物的悲欢离合,有人的复杂多面,有记忆与遗忘的纠缠,更有时代变迁留下的深刻印记。苏童以“咸水塘”为隐喻,写出了城乡变迁中,那些被时光遗忘的人与事,写出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坚守。咸水塘的水,浑浊而厚重,就像这辈子的生活,充满烟火气,也充满无奈与苍凉;咸水塘的变迁,见证着两个家庭的兴衰,见证着两位同名女性的命运沉浮,也见证着时代的沧桑流转。

他的笔,依旧细腻而冷静,擅长于细微处捕捉人性的微光与幽暗。两个同名的女性,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,却在时代的洪流中,有着相似的挣扎与坚守——她们在琐碎的生活中与命运对抗,与生活和解,与自己和解;在岁月流转中经历别离与

重逢,苦难与欢喜、成长与蜕变。苏童不评判、不苛责,不刻意美化也不刻意丑化,只以冷静视角,看她们在命运漩涡中起起落落,在生活琐碎里守住本心与底线。他写她们的善良与隐忍、挣扎与不甘、坚强与脆弱,每一个人物都鲜活立体,每一段故事都令人动容,让我们在文字中读懂人性的复杂多面,读懂小人物在时代洪流中的身不由己与坚韧。

读《好天气》,我们读到的不仅是一段江南往事,更是一个时代的印记,一种人心的苍凉,以及苏童对人性、时代与记忆的深刻叩问。苏童的江南,有温度也有风骨,有烟火也有苍凉。在他的文字里,我们看见城乡变迁中普通人的命运沉浮,看见人心深处最复杂柔软的情感,看见岁月里不曾褪色的记忆与坚守。这本书是苏童“南方美学”的延续与突破,也是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一抹亮色,让我们在江南烟雨里,读懂人心,读懂时代,读懂每一个生命的坚韧与突围。它告诉我们:时代洪流滚滚向前,每个人都在其中挣扎与坚守,而藏在烟火人间的温暖与坚守,不被时光遗忘的记忆与情感,才是生命最珍贵的底色,也是我们对抗苍凉、守住本心的力量。